

東西走廊



什麼是美？俗話說，「情人眼裏出西施」。美不美各人自有考量，難道不是蘿蔔青菜，各有所愛嗎？心理學等領域的很多專家也認為審美標準受到文化傳承和環境的很大影響。二〇一〇年過世的新西蘭哲學家達頓（Denis Dutton）卻堅信世間自有超越文化界限、具有普世意義的美，並聲稱美麗能保障人類這個物種的繁衍和生存——「適者生存」以外，更有「美者生存」的原則在進化過程中起到作用。

達頓說，美麗的東西都隱含促進物種延續的功用。在各國進行的民意調查中發現，無論民族、文化為何，也不管是否熟悉以下場景，大家喜歡的風景畫都大同小異：一個小山坡，周圍有清澈的河流或海水環繞；樹木成林，如蓋的綠蔭垂到地面

《經典詠流傳》裏的古樂器

陸小鹿

如是我見



新年後，央視播出了一檔新節目——《經典詠流傳》。這是一檔詩詞音樂節目，以詩和歌，將傳統詩詞與現代流行音樂相結合，用歌曲的形式來傳唱詩詞經典。

我很喜歡這檔節目，一期不落地追看。在欣賞歌曲之餘，我注意到節目中一些用來伴奏的樂器。這些樂器我之前都不熟悉，所以對它們很好奇。

聽果敢Duplessy瘋馬樂隊演繹的《登鸛雀樓》時，我對開頭一段蒙古呼麥和中間一段鬥琴印象深刻。這段鬥琴實際上是一把薩朗吉與一把古典結他的對決。我對古典結他不陌生，但是薩朗吉卻是第一次看見。它樣子笨重，造型複雜，可奇妙的的是拉出的琴音卻有着冥思般的音色，撫慰人心。薩朗吉是Sarangi的音譯，它被稱作「印度的小提琴」，特別之處在於琴弦特別多，竟然多達三十九根，可想而知，學習演奏的過程不會輕鬆。正因為有難度，薩朗吉日漸衰落，如今會演奏的已經不多見了。

民謠歌手趙照的《聲律啓蒙》，琅琅上口，非常好聽。演出時，舞台上一把特殊的伴奏樂器吸引了我。打眼望去，樣子和簫很像，但它不是簫，它的名字叫做尺八。看完節目，我查資料才知，尺八在隋代和唐朝，曾是宮廷中的主要樂器。它表面有五個孔，因長度為一尺八寸，所以叫做尺八，它與簫的區別



▲古代樂器曾侯乙編鐘被搬上舞台 資料圖片

快遞小哥

延靜

人與事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各項事業蓬勃發展，也出現了許多新興的行業，駕電動車奔走在大街小巷的快遞業就是其中之一。

那天上午我有事外出，中午回來女兒告訴我，咱們家的電熱水壺壞了，她和媽媽商量，在網上訂購了一個，下午快遞就會送來。「這麼快？」我順口而出。「快遞嘛，您今後需要什麼，就在網上訂。」

我不禁想起幾年前，家裏的電熱水壺壞了，我跑了幾個商店買壺的事。很多超市都有電熱水壺，但沒有保溫的，而老伴要的就是沸水後保溫，便於我們年紀大，隨時都可以喝到熱水。我跑了幾個超市和商店才買到，費了一天多的時間。

午休後起來，女兒看手機，查了網上快遞送貨情況，興奮地念給我聽：「送壺的快遞小哥離您家還有兩公里，正在趕路。」我有點不信：「真的？」女兒說：「估計四點送到。」我不得不得感嘆：「可比我跑超市商店買快多了！」

一個多小時後，快遞真的把電熱水壺送上門，完全是我們要的型號，當晚

，林中有一條小路伸向遠方；有時還有各種野生動物和禽鳥，欣欣向榮。更有趣的是，不管在中國、美國、德國還是非洲，大多數人最喜歡的顏色是藍色。他分析，這是因為原始時期，從山坡上居高臨下能有效觀察環境，避免遭到猝不及防的攻擊。有山有水有動物，便於通過狩獵和採集找到充足的食物。有樹有路，既足以提供庇護之所又可保證交通順暢。至於藍色，那更是代表生命之水的顏色了。也就是說，美麗的風景畫其實復現了人類生命延續需要的自然要素。

那麼我們為什麼覺得有些人工製作的物品美麗呢？達頓認為，原始人製作了大量石斧，其中大部分不是出於實用需要，而是用來顯示個人能力。那些對稱、均勻

只在於孔和吹口的不同。宋代之後，尺八被流傳到了日本，之後，簫和笛子漸漸取代了用於宮廷雅樂的尺八的地位。因我比較喜歡簫和笛子，故而對尺八也產生興趣，去蝦米音樂下載了很多尺八音樂，閉上眼睛聽，音色蒼涼遼闊，餘音繚繞。只可惜，那些曲目基本都是日本藝人演奏的。尺八源於中國，如今在國內卻鮮見身影，反倒在日本得到發揚光大，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奧運冠軍孫楊，在《經典詠流傳》的舞台上演唱了一首鏗鏘有力的歌《亭亭山上松》。給他擔任伴奏的樂器也很少見，它的名字叫缶。擊缶人手持兩根棒子，通過敲打缶，為歌者伴奏。缶，實際上是種陶盃容器，類似水缸，古人喜歡拿缶盛酒，酒至酣處便一邊敲打着盛滿酒的缶，一邊大聲吟唱。後來，缶就演變成了一種樂器。擊缶的氣勢非常大氣磅礴，很適合伴奏《亭亭山上松》這樣勵志的歌曲。

龔琳娜和她的德國丈夫老羅，每次露面都讓人眼前一亮。此番，兩人又聯袂搞出新創意，竟把沉睡了兩千五百年的古代樂器曾侯乙編鐘搬上了舞台，為龔琳娜演唱的《上下求索》添上濃墨重彩的一筆。曾侯乙編鐘是戰國早期文物，是由六十五件青銅編鐘組成的龐大樂器，重達好几噸，是古代的大型打擊樂器。演奏者用木錘敲打不同的銅鐘，能發出不同的樂音。看着舞台上壯闊的編鐘和白衣紅唇的龔琳娜，耳邊傳來高亢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楚辭離騷的古風味道。將當代音樂和古代樂器相結合，《經典詠流傳》

不僅傳唱了經典詩詞，還將被人遺忘已久的古樂器的聲音復活在舞台上，所以，能不給央視點讚嗎？

▲古代樂器曾侯乙編鐘被搬上舞台 資料圖片

「美者生存」

純上

、富於美感的原始工具證明製作者眼明手快，技術超群，做事仔細，工作負責，而且有本事獲取稀缺資源。這些都是我們尋找配偶時下意識重視的優點。即便在當今社會中，我們也會對巧奪天工的工藝品讚不絕口，會覺得技術熟練者工作時充滿美感和魅力。在達頓看來，花時間製作看似無用的工藝品就像孔雀開屏，可以展示雄性的優秀基因，獲取雌性青睞，從而保證後代的繁衍，取得進化優勢。即，哪怕我們說不清物件到底美在哪裏，只知看着順眼、舒服，也是受本能驅使做出的判斷。

然而，即便物品美醜與否果真同人類進化的需求分不開，美人的標準在不同的國家和文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可就千變萬化了。從進化的角度來看，性別特徵誇

香港隨筆



離開故鄉前的那些年，可曾在鄉土上親手植下一株樹苗麼？如今，遠在地球另一面生活，還記得庭前的一株樹麼？

在我故鄉祖居的前院，有一株常青的白蘭，島上白蘭花開的季節，街角這賣白蘭的婆婆，我想起了故鄉和人情，還有放翁小陌逢春的詩句。

然而，也有不屬於我，而為我所愛的他鄉，非我所植，而為我懷念的樹。

翠亨村的故人故樹

旅遊中山，訪翠亨村孫中山先生的故居，庭前長着一株老樹，村人說是酸子樹，樹的主人為家國命運奔波，曾經旅居美洲，他把這株熱帶的樹苗由地球西面帶回東面，植在家鄉的庭院裏。樹苗在廣東一個村裏生長，這是一處非凡的土壤。

「酸豆一株起卧龍」，文學家郭沫若來到南方參觀孫中山先生故居，為老樹和它的主人題寫詩句。

這株酸子樹闖世一個世紀，樹形長得蒼勁，如游龍上天。酸子樹每年三月開花，色紅艷，結出的果實像龍眼一般大小，味帶酸，因而叫酸子樹。葉子似槐，風姿瀟灑。有說這是出名的酸枝樹，植物學家研究認定它的故鄉在檀香山，這種樹在中國十分稀少。

老樹的姿態如卧龍驕地飛起，躍上長空，迴游宇宙。然而，更容易想到他的主人，想到他在中華大地上創下的偉業。古時諸葛亮隱居如臥龍，後來也做了一番事業。但是，「數罷洪楊應數公」，自太平天國以後，風流人物數到這酸子樹的主人了，毛公譽他為先行者。

酸子樹齡過百，真的是百年樹木，樹的主人離開我們逾一世紀，在他親手所植的老酸子樹的旁邊，後人植下另一株酸子樹，神形茁壯，如壯健青年，風度翩翩，酸子樹「後繼有人」了。

江南與《紅樓夢》園林學

每從江南旅遊回來，再看香港的公園，頓有「五嶽歸來不看山」的感覺。

這裏的公園也有它的布局，似缺少了什麼，水樹樓台，柳浪鶯歌，襯托一湖碧水，

張的動物容易找到伴侶，雄孔雀的尾羽、雄鹿的角等，都能用來展示體格資源，吸引異性。

按這種邏輯，女性「前凸後翹」，擁有英文所謂的「沙漏式」（hourglass）體型該是美女。過去大眾的確青睞這類有胸有臀，臉上有肉的美女。但不知何時起，當年被視為病態的平板身材如今已成了超級女模的標配了。

美國內衣模特、哥倫比亞大學校友羅素（Cameron Russell）承認，她能在生活中佔據更多的資源，獲得他人得不到的利益，就在於她被絕大多數人視為美人。美國主流文化當下奉行的美女標準是：白種，瘦高，腰細，腿長。這些外表特徵很大程度上來自家族遺傳，與個人努力沒多大關

萬頃園林咫尺中

張茅



◀蘇州網獅園布局典雅 資料圖片

▼翻簧竹雕別具特色 資料圖片



就是這些吧。本港大小公園為數不少，總是乾巴巴，沒有湖，哪怕小如池塘。維園獨一的小池，是給遙控玩具船用的。

《紅樓夢》也是一本園林學的書，對園林的布局有細緻描寫。我在維園打網球結交一位做園林設計的朋友，他原是在內地做事，來港後在維園求得一職。交談起來，他說做園林設計不熟讀《紅樓夢》是很大的損失。後來知道他在家面積不很大的酒家天台，修了小橋流水的酒座。

在我記憶中，蘇州網獅園進門是一座「道古軒」，四處奇峰怪石。轉過了石山，眼一亮，豁然開暢，一泓池水，數株垂柳。幾步的相距，卻好像換了一個季節。布局的奧妙，使遊人感到景色似看不完，天地很大。在一處面積不大的地方，弄出無限的天地，這是中國特別是江南園林學的精髓。

想起來頤和園真個是園林家的大手筆，每一局部風格鮮明，前湖景色碧波浩蕩，麗日高照，意境深邃；後湖柳陰夾岸，澗谷曲折。這是湖色的兩面。

山色也是鮮明的，前山是重重疊疊宮殿樓閣，金碧輝煌；後山是迂曲小徑，掩映松間，莽莽榛榛。登萬壽山可極目騁懷，遊諧趣園賞的是小池荷花。

各個局部不同風格的對立，產生互相襯托的微妙，把局部的對立變成一個統一體。這種由對立構成一體的學問，兩千多年來分別被應用到各處園林藝術的設計，形成中國園林風格。

尋找竹子的趣味

為架設一個竹籬笆，才知道要找賣竹子的地方不容易，最後，在一條橫巷裏找到了。越來越少有商舖容納得了長長的竹子，像

係，對繁衍後代也說不上有啥優勢。看來，與達頓的科學解釋不同，「美者生存」在當代情境中又增添了新含義。

首爾有百分之八十的女性做過整容手術，都是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另一半、過上幸福生活。聽說韓國大企業的老闆娘會根據女生畢業照挑選未來的媳婦。在不少人看來，只要整容，就有希望嫁入豪門，改變命運，稱得上小住大來，麻雀變鳳凰。

在中國，為了獲得好前途，有很多多少男女上大學前就花鉅資整容了。

「顏即正義」有道理嗎？顏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個人的社會地位、經濟狀況、生活習慣、性格脾氣和審美標準。以貌取人也是人之常情。但在美麗的標準變化多端、整容美容價高質低的情況下，普通人該如何謀求生存、發展和興旺呢？我更願意相信魅力來自內外兼修，「腹有詩書氣自華」比黑作坊美容靠譜得多。

白蘭花和茉莉花在許多人家裏，逐漸被無花的小植物代替。

室內沒有種花的空間，我以為可以用竹子代替。竹的傢具，另有一番品味。我的一座竹書架，一直自以為比另一個名貴硬木造的好看。

近年旅遊帶些竹子做的東西回來，竹子做的工藝品有竹絲畫、竹瓶、竹盤、竹盒、竹筆筒、竹罐。一個明代名家刻的筆筒，在拍賣行賣至數萬甚至十萬元，一塊刻有魯迅像以及「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竹片，至今仍擺在書櫃裏。

在我想來，用竹罐盛載茶葉也許是最好保存方法。因而，竹罐的形狀很多，圓的、方的、六角的。杭州產上好茶葉，杭州竹子茶罐品種則比不上江西和湖南。江西得天獨厚，有一座廬山，一年之中，難得有幾個月看到山峰，這樣的氣候便竹林豐茂極了，一大片一大片的佔領山地，不但使人想到竹林的瀟湘，也令人想到雨後春筍和筍的甘美。廬山茶和廬山竹製的茶罐，兩者配合起來，可說是相得益彰。

在廬山腳下的茶園和竹林，看過一種名叫翻簧的竹製品，是一種新工藝品，在竹子上雕刻、繪畫、燙花、編織花瓶，掛瓶，看去好像象牙，這是翻簧獨有特色。

君子如竹，筆直而胸中坦蕩，迎風而有氣節。酸子樹則如卧龍，負天地使命，皆為正氣。

石頭面前，就以為自己是在做夢，不相信這是真的。

如此說，重遊的快感比初遊不是減淡，恰恰更強烈了。但凡去過一個地方，內心必長出情結，時間久了，竟會懷疑那是曾經的一場幻覺，我真的去過嗎？唯有重遊，才能解得開。是啊，重遊如同回老家般親切，重遊創造了如夢如幻的詩境。這樣的感覺很奇妙。

人到中年，歲月湍急如流，時間加快了腳步，幾年，十幾年，一晃而過，許多事彷彿就在昨天，實際隔了很多的光陰。就說三次雲南之行吧，最早的一次已經超過了十年。還會有第四次嗎？肯定會的。當雲南在記憶裏變得模糊，卻會在夢裏越發頻繁、清晰，她遲早還會被我攬入「夢」裏。我想回到玉龍雪山，看我還能不能登上海拔四千六百八十米處；回到西雙版納，重新走一走景洪小城的那條小街；或者去麗江，看開店的那對母子，母親是否青春依舊，小孩子是否長得玉樹臨風？

重遊真像是回到了一段舊歲月。如同聽一首年輕時的老歌，一剎那百感交集。我忽然明白了母親第二次去北京的「怪異」，她嚮往的其實不是北京，而是她的青葱年華。

重遊之美

姚文冬

不會當真，儘管那個母親也禮節性地表示期待。大概我們心裏都明白，不會有這樣的事發生。怎麼會有下次呢？遙遠的地方，匆匆的過客。觀念裏，能去一個地方旅遊就不錯了，若有機會，誰不想去新的地方？畢竟旅行之於普通人，是一件奢侈的事。

但我錯了。兩年後我又去了雲南，又在燈紅酒綠的麗江古城徜徉。忽然就想起兩年前的「許諾」，後沒把上次的照片洗出來、帶過來，如是，該是一件多麼傳奇的事？憑印象，我可以找到那個小店，那個小孩子，應該長得更高了些吧。但我沒去找，找到了怎麼說呢？人家肯定不記得我這個昔日的遊客了。不過我內心還是有愧疚，暗自責怪自己，怎麼就認定此生再不會來麗江了呢？

更沒想到，又過了四年，我第三次去雲南。望着眼前的石林，彷彿那就是老家的一片小樹林，我不過是回了一趟老家。一個久不回故鄉的人，回一次，便感慨一次，儘管對一景一物很熟悉。我每回一次老家，一見村頭的那座小石橋，心居然會怦怦跳。而且，重遊還有一種做夢的感覺。去過一個難忘的地方，以後就會經常在夢裏懷念，夢裏很真切，人也很欣喜，醒來卻是一場空，不禁悵然。此時，當我重新站在那些千奇百怪的